

人物

科长

刘学升

大爱

母亲

善为

1989年春,我参军到原南京军区某高炮旅。入伍前,我曾在地方报刊上发表过几篇小文章,并将文章剪贴在笔记本上带到了部队。一天,有位少校军官来到新兵连,问新兵里可有喜欢写文字的,连长指指我:刘学升可以培养。少校看过我的剪贴本,没说什么就走了。连长对我说,少校是政治部宣传科科长。

新兵连集训结束后,我被分到老兵连炊事班。

当年8月,为了扭转铁路、水运、民航客运票价长期偏低、经营亏损的局面,国家决定提高客运票价,并要求各地、各部门进行广泛宣传和解释,以取得理解和支持。部队为此也进行了宣传。那天下午,官兵集聚部队礼堂,为我们作报告的正是政治部宣传科科长。坐在主席台上的科长,对着话筒,声音清晰且洪亮。他开头就说:同志们平时训练很辛苦,我在作报告的时候,你们不想听可以睡觉。连长则满脸严肃、两眼圆瞪对我们说:你们谁敢睡觉,回去就罚他做俯卧撑!

没多久,我从连队炊事班调到旅机关食堂。每天除了做好饭菜,我最多的时间就是看书和写作。一天,我正在食堂写一篇关于酒的文章,科长来了,他看到我写的啤酒种类都是国内品牌,就问:德国慕尼黑啤酒多有名呀,你怎么没写呢?我由于才疏学浅,当时真的不知道慕尼黑啤酒。后来查阅有关资料,我把慕尼黑啤酒补写文中,感到自己的水平仿佛提高了许多。

后来,我与科长越来越熟。只要有时间,科长就把他写出来的新闻稿件装进信封里,让我分别送到部队驻地的电视台、广播电台和报社新闻部门。只要听到或看到驻地电视台、电台和报社播(刊)出科长写的新闻稿,我就很开心。时间一长,我也从中学习了科长的新闻写作技巧,受益良多,科长也鼓励我写写新闻稿。

一次,原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几名学员到我们部队实习,科长指派我陪同他们下连队采访,并对我说: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素有“军事记者的摇篮”之誉,你要珍惜与实习学员学习和交流的机会,提高宣传报道水平。

在基层连队采访时,每位实习学员手里都拿着笔和本,边提问边记录,我也在一旁跟着记。当时我们采

访就是一本一笔,不像现在还能拍照、录音和录像,所以速记很重要,而他们会。实习学员张正华看我记得慢,催促我记快些,我憋得满脸通红,但再快也跟不上他们的速度。另一实习学员任志忠见状,笑着安慰我:不要急,多练练就好了。实习结束后,他们乘坐火车去了北京,到解放军报社当见习记者。后来,我从军报上读到他们一篇篇精彩的新闻报道,打心里佩服他们:专业就是专业。再想想,如果不是科长让我陪同他们采访,也开阔不了我的眼界。我将自己的感受向科长报告,科长说:只有实地观察,才能写出好的报道。

科长很重视部队新闻宣传工作。经政治部首长同意,宣传科成立了战士报道组。报道组共6人组成,组长是宣传科新闻干事王春龙,我和魏祥玖、刘华、邓肯、张万忠等成员分别从旅机关和基层连队选出。在科长的鼓励支持和教诲帮助下,我们陆续写出了一定数量讴歌军营生活、展现官兵风采的新闻稿件,分别在军区和驻地新闻媒体发表。由于成绩显著,我们有的立了功,有的受到嘉奖。

1992年冬我退伍了,离开部队前,科长特地把我叫到他家里吃饭,鼓励我在新的岗位上好好干。我回到地方后,在单位每年都写出数篇宣传稿被相关媒体发表,还为此获得许多奖项,这些基础无疑都是在部队打下的。科长名叫“刁桂良”,出生于1957年,江苏盱眙人,1976年入伍,历任战士、排长、干事、科长、团政委、旅政委、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等职,2001年被授予大校军衔,已退休。

“吃水不忘挖井人”,时光如梭,一晃30多年过去了,我始终想念着科长,深深感恩着科长——科长啊,您是我军旅生涯的贵人!

前阵子,看到一则报道,一位83岁的老母亲,正满脸幸福地为56岁的儿子准备早餐。那画面里流淌的温情,瞬间触动了我,让我不禁想起自己的母亲。老舍曾说,“人,即使活到八九十岁,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。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,虽然还有色有香,却失去了根”。我深以为然。

小时候,父亲为了事业整日忙碌奔波,早出晚归。母亲则默默挑起家庭的重担,在柴米油盐中打转,精心照料着家中老老小小。无论是操持家务,还是处理邻里琐事,里里外外都被她安排得妥妥帖帖。那些年,因为种种缘故,我们频繁搬家,每一次搬家,原本安稳的生活就被搅得一团乱麻,堆积如山的杂物、陌生的环境,各种不便纷至沓来。但母亲就像一位勇敢无畏的消防员,迅速投身“灭火”行动。她瘦弱的身影在杂乱的房间里不知疲倦地忙碌穿梭,毫无怨言。

有一回,我们搬到一个老旧的房子,屋里昏暗潮湿,墙壁上布满了斑驳的霉斑,搬运过程中不少家具也被磕坏,一片狼藉。我满心沮丧,觉得这个家毫无希望。可母亲却微笑着安慰我:“孩子,别怕,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,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。”她耐心细致地擦拭每一处角落,精心布置房间,用有限的资源让家重新焕发生机。在母亲的努力下,原本破旧杂乱的家很快就变得温馨舒适起来,充满了生活的气息。她用行动让我明白,无论生活给予多大的风浪,只要心怀希望,就能让家重新繁荣起来。这便是母亲,无论遭遇何种困境,都能保持乐观积极,将爱与温暖传递给家人。

母亲的坚强坚韧,还体现在她投身特殊教育事业的三十年里。她是一名令人敬重的特教高级教师,专门教授聋哑孩子数学。那些生活在无声世界里的孩子,在母亲眼中,都是需要被呵护的天使。母亲凭借着超乎常人的耐心与爱心,一点点走进他们的内心,用独特的教学方式,教会他们知识,更教会他们如何面对生活。那些年流行电话拜年,我曾接到过几个无声的电话。起初我十分疑惑,后来母亲笑着告诉我,那是她曾经教过的学生打来的。那一刻,我内心满是震撼与敬佩。对于那些聋哑学生来说,虽然无法用言语表达,但他们通过电话传递着对母亲的思念与感激。母亲用自己的爱,为这些孩子点亮了一盏灯,照亮了他们前行的道路,让他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暖。

母亲的爱,更是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她对长辈孝顺有加,是邻里公认的好儿媳。对待子女,她言传身教,教会我们善良、乐观和坚韧。如今,母亲又将这份爱延续到了孙子辈身上。每天早晨5点起床,是母亲雷打不动的习惯。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洒进屋子,母亲已经在厨房忙碌,为我们准备丰盛的早餐。母亲的早餐不单是食物的补充,更是能量的补给。她总是一边哼着小曲,一边熟练地翻炒着锅里的食材,那爽朗的笑声充满整个厨房,感染着家里的每一个人,让平凡的早晨都充满了温暖与活力。

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母亲在网络上还有1000多个粉丝。她会在网上分享生活小窍门、对生活的感悟,也会记录与家人相处的温馨时刻。看到努力上进的人,她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;碰到身处困境求助的人,她总是热心地出谋划策,提供帮助。在网络世界里,母亲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爱与正能量,让这份温暖传播得更广泛。



随笔

香椿头和百花苗

金志伟

春天是多雨的季节,这是知时节的好雨,它滋润着万物。万物生长靠太阳,不仅靠太阳,还有这贵如油的春雨。雨一下,院里的香椿就开始萌发新芽。小时候,母亲带我和妹妹住在一所乡村小学里。院子里有一株高大顾长的香椿树,每当香椿发芽时,母亲总要摘一把香椿头同鸡蛋在一起炒着吃。香椿头炒鸡蛋,这是乡间最常见的吃法。记得第一次吃香椿头炒鸡蛋,吃了几口后头便晕乎乎的。后来才知道这是中毒了。香椿有轻微的毒性,很多人吃了之后有很明显的腹痛、腹泻、恶心、呕吐等中毒反应。

香椿不仅是备受人们喜爱的食材,还有着一定的文化意义。在古代中国,香椿树常常被看作是长寿的象征,《庄子·逍遥游》中就“上古有大椿者,以八千岁为秋”的句子。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唯一以香椿嫩芽叶作为食物的国家,而且“食椿”还有着悠久的历史。食椿乎,食春乎。食椿也就是食春。这么一修辞,食用香椿这种行为就脱离了饮食的范畴,变成一种雅事了。《本草图经》中就有食用香椿芽的相关记载,“椿木实而叶香,可啖”。清朝的文学家和美食家袁枚也在《随园食单》中记载了香椿头拌豆腐的吃法,称其“到处有之,嗜者尤众。”在我老家,树上的蔬菜远不止香椿一种。还有一种很有名的菜,叫百花苗。

百花苗的产地在安徽省庐江县汤池镇的百花村。起初,我以为这是一种长在地里的菜,后来才知道,它同香椿头一样,也是长在树上的。很多庐江人都认为,百花苗是汤池一带的特产。因为汤池有百花村,百花村里有百花寨,百花寨有百花公主。正是这个百花公主在敌人攻打寨子、寨子里粮尽之时带全寨人食用百花苗才度过了粮荒,最终取得胜利的。

这当然是个美丽的传说,但当地人都认为这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。

我个人认为,百花苗比香椿头更有风味一些。还

有更重要的一点,香椿头是季节性很强的食物,谓之“吃春”。因为过了时间,香椿头便长成枝条,无法吃了。百花苗虽然也是在春天采摘,但采摘下的树苗不但可以凉拌吃、炒着吃,还可以同厥菜一样制成干菜,一年四季都可食用。所以,只要有外地朋友来庐江,我总要在饭店点上一盆肉烧百花苗。补充一句,百花苗制成干菜后,一般要和肉在一起烧才入味。肉必须是肥肉或比较肥一些的五花肉,干菜耗油,油少了就干巴巴的味同嚼蜡,不好吃。

后来,我才知道过去我们一直认为百花苗只是汤池特产的说法是错误的。有一回,几个外地的文友来庐江,大家在一家土菜馆里就餐。选择这家土菜馆是因为他家的肉烧百花苗的味道正宗地道。那天,我也点了一份百花苗,并向朋友介绍说这是庐江本地独有的菜。恰好文友中有一人是六安的,他说这百花苗他们那里就有,但名字不叫百花苗,而叫珍珠菜。我说百花苗是百花苗,珍珠菜是珍珠菜。他说这百花苗就是珍珠菜。

朋友是个较真的人。他第二天回六安后,真的给我快递了两斤珍珠菜。我让妻子烧了一碗,味道同百花苗一模一样。看来朋友是对的,我确实是坐在井里看天,孤陋寡闻了。至此,我才真的相信百花苗就是珍珠菜,大别山地区一种常见的长在树梢上的菜。